

春天的语言

□单金龙

春天是美丽的，抒情的，春天的语言，丰富多彩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朝气蓬勃的春天，作为新年开局，它接有时光，赋予的接力棒，欢欣鼓舞，向人们讲述着，传递着这样一个喜讯，新年新气象，万物皆昌盛。这是一个欣欣向荣，充满着希望、充满着梦想、奋斗的时代。

春天的语言，蕴含着饱满的激情，春暖花开，百花争艳。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各行各业，各条战线上，热情耕耘的劳动者，都是大地上的创业者，豪情满怀，只争朝夕，奋发图强，用热情的双手，在发展中抒写新的篇章。

劳动是光荣的，时光掠过几千年，农耕文明薪火相传，希望的田野上麦浪滚滚，油菜花开得色彩斑斓，劳动者在热爱的土地上，流着激情的汗水，金秋十月，稻花飘香，金灿灿的稻穗颗粒饱满，肩头沉甸甸的扁担，蕴含着丰收的喜悦之情。欢乐的歌声多么嘹亮，在神州大地上荡漾，聆听《诗经》的吟唱，唐诗的魅力，如诗如画的果园里，绿叶芬芳，万紫千红。一道道炊烟在金谷般暖阳里升

腾，灿烂的梦想，在希望中孕育，在与时俱进中绽放。在这豪迈的歌声中，重温人生的理想，劳动的意义。

春天的语言，充满着自信，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，源远流长，历久弥新。喜看今朝，神舟飞天，嫦娥奔月，航天强国。北斗卫星，全球导航。华为5G，逐鹿世界。广阔视野里，一座座繁荣的城市、崭新的集镇、新农村建设中的美丽乡村，日新月异，高铁、地铁、高速公路、国道发达的交通枢纽，宛如大地上一幅巨龙图腾的画卷，风驰电掣，穿越东西南北、大江大河，翻山越岭、跨越湛蓝的大海。

春天的语言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，时代奏响了创新发展的旋律，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，为了追求幸福之梦，生活美好之梦，意气风发，在创造中发展，在发展中超越，磅礴出无穷的力量。科学技术不断创新，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升，基础设施现代化，生态环境越来越优美，新兴产业越来越进步。

春天的语言，是感召，是号角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时代之梦，强国之

梦，强军之梦。回顾历史，一个国家，不能落后，落后就要被挨打。故不能不富，不能不强；富则昌盛，强则战无不胜。国家强大了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市场繁荣，产业兴旺，城乡携手并进，共同富裕。科技强国，加强教育，培养人才，加快创新步伐，不断地超越，站在发展前沿，凝聚力量，共同奋进。

春天的语言，铿锵有力。创新发展，时代的强音，坚伟岸长城，强国防盾牌，神舟飞天，蛟龙出海，南极考察队，又踏上破冰之旅。大型飞机在蓝天翱翔，一架架先进战机鹰击长空，波涛滚滚的南海，航空母舰迎风破浪，一艘艘威风凛凛的战舰，在浩瀚的海疆亮剑，这是继往开来的时代，为梦想而奋斗的时代！

时代吹响了前进的号角，新的征途上展开腾飞的翅膀，以爱国主义的情怀，赋予每个炎黄子孙，肩上的担当与使命，在新时代的征途上，众志成城，把青山绿水、锦绣河山建设得更加美丽，用追赶超越的目光，构筑大发展的蓝图，磅礴出中国的力量。

怀念童年时的五角场

□孔毅

五角场是上海东北部的一个小市镇，顾名思义，是由五条大道连接而成的交通要道。今天这里相当繁荣。无数的公交，地铁把那些喜欢逛商店的上海人送到这里，所以白天黑夜总是挤满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可是我梦中的五角场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我从小生活在五角场，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这里上的。记得早上到清真食堂为全家人打豆浆，提着一个热水瓶，走过热闹的自由市场，店门口油条大饼摊前有人排队，上班族买好了，边吃着就奔汽车站。记得和同学到路边的小河浜，看公社社员车水捕鱼，大鱼小鱼，上蹦下跳，我们也跟着欢呼雀跃。记得我们也会偷偷跑到五条马路中间的大圆圈，爬上淞沪战役留下的水泥碉堡，得意洋洋地瞭望来来往来的汽车。那时候，人行道是大大小小的花岗石铺成的，高低不平，商店多是简易平房，连最大的合作社、邮电局、银行、粮店也不例外。一些修理皮鞋、雨伞的铺子，往往在屋顶上扯出一块布来，遮风挡雨，让他们在人行道上施展手艺。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小书摊用书架在门前围出一小块地方，放上两条长凳，一分钱、两分钱一本，成了孩子的天堂。

后来又 在邮局旁边的空地上造起一座新华书店，毛泽东著作、活页文选以外也有民间故事、中外历史。虽然没有实行开架售书，可是挨近书架，抽出一本翻翻还是允许的，我就在这里翻过一千零一夜和格林童话。爸爸常给我们买三国演义连环画，凑满六十本全套，成了家里的武功秘籍，葵花宝典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付之一炬。

这些商铺都非常集中，大圆圈两百米以外就是公社的农田。每天看着农民吆喝着水牛犁田，挑着木制的大粪桶给菜地施肥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市场凋零，粮食奇缺。五角场的自由市场奇迹般地繁荣起来，沿街排开的各种摊贩，卖什么的都有。我小学的一个好朋友就常常在这里把自留地的青菜萝卜拿来卖。市场正好在我放学的路上，每天边走边看。我看过摆场子卖狗皮膏药的，练功夫唱戏的，还有说书的，一块惊堂木，侠客故事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也听得如醉如痴，有时候甚至忘了回家，直到徒弟端着篮

听雨先静坐

□詹超音

雨是水的轮回，看似天上来，其实属河海。人是泥的轮回，看似碾着地，早晚要归土。我认为自己就是一滴雨、一粒尘，轮回每一天，轮回四季，最后或是地里的土，或是河底的泥。

在江南，雨是习以为常的，一年到头，随时随地。大西北的雨可稀贵了，一年的雨量不抵江南一个月降水，所以干，所以荒。现在看似在变，前年在嘉峪关被淋了个透湿。雨下了一天，暴雨，水淹了所有的路。因为没下水道，从来没有。

天地在轮回，湿过变干的地方又在变湿。人类因气候变暖而自责，其实大可不必。人类没出现时，大地的干湿也在轮回。变暖就变暖吧。阻挡不了，忧也没用。黄土高原在变绿，黄河有望变清。

庙宇一般都建在高处，因为高处静。雨下的时候，和尚们心更静，敲敲木鱼，听听雨声，空空空，真的空。

文人听雨，心会骚动，静好啊！总算静下来，文思汨汨，将雨描写个够。不就写个雨，竟有千姿百态，千言万语。有人看到的雨是细蒙蒙的，落地后形成涓涓细流；有人看到雨的滂沱气势，大江大河汹涌浩淼。真个万象！

我的“我是汪迷”只是个普通的叙说……伍斌老师也是“汪迷”，“我是汪迷”撞见了“汪迷”，额头碰着了天花板，幸了解放日报文学副刊朝花时文合集。“我是汪迷”成了《无妨静坐听雨》中的一滴雨。

雨还在下，谁也喝停不了，不如继续静坐，好好听雨。静观莲叶聚珍珠，一朵雨花出水来。

忘记年岁笑对老去

□肖文华

虎年答卷
壬寅虎年交答卷，
填满几多成绩单。
龙腾虎跃全民乐，
百战百胜写新篇，
由党领导无惧难。

乡村年俗
新年大门玉兔开，
喜气漾溢院内外。
乡村年俗千载传，
到处可见欢乐在，
开春光景飞七彩。

水墨贺春
剪窗花，贴门联，
新添年画挂客间。
家家团圆喜上喜，
再挥彩笔抒意愿，
水墨贺春香悠远。

文明之花
新年里，新意浓，
农村着力改旧容。
婚丧不见摆阔气，
彩礼再无攀比风，
文明之花开心中。

时光总是无言，不经意间轻轻流走，元旦、春节一过，世间又一年，我又大一岁。不知不觉，一晃便是中年，老年，花甲飞过，古稀已不远。掐指算来，再过两个春节，我就直奔七十了。老去是自然规律无法阻挡，我想说，关键要有好心态，年龄不成问题，可以淡忘、有时甚至忽略不“记”，更无需忧心老去。

小时候，总是觉得自己长不大，元旦一过，就急忙去问母亲，我大一岁了吗？而母亲总是笑嘻嘻地说，1月1号元旦是阳历，我们乡下人讲阴历，春节才是过年，大家都要大一岁了。其实，不管阳历还是阴历，最多也只差个把月日子，都是过年。是啊，想当年，我们多么急切需要大一岁呀，只管长大，迎接每一个新年，哪里去想哪一天自己老了，会担忧“老一岁”？

年老了，总是淡忘自己的年

岁，真的也不去刻意记住每年在更迭的年龄。有时人家问我几岁了，还真的一下子答不上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属羊，今年，呃……，反正是1955年生的，”引得大家一阵嬉笑。我知道出洋相了，人家认为我有意回避或耍滑头。其实我真的是稀里糊涂过日子，没很好地去记年年变动的岁数。每当说错了或一时回答不出自己的年龄时，我总是这样辩解：“岁数么每年在变，我记不住，而属羊好记，若搞错一折要相差12岁，一般不会。其实，刚过年的时候我是有意记过自己新年的岁数的，但后来随之又忘了，想到底今年“大一岁”加上去了吗？有几次我还真的问过家人：“我今年是65还是66，一岁加上去了吗？”问得老婆直白眼，说我不成事，连自己的岁数都搞不清。有一年我差点又要问了，心里咯噔没脱口，我怎么又忘了。但这样忘记岁数想

要问别人的，我在办公室也有过几次。周遭同事年龄大多相仿，顾老师年长我一岁，但他记性特好，我们的手机号他不储存，随口说。问他今年几岁，就知道我的岁数了。其实我是偷懒，没有很好地去记。

我一直以为自己老得不算快，生来块头不大，一张“小白脸”，年轻时看起来总是有些稚嫩不成熟，所以有些不见老，退休前容颜还算不错。一次，朋友聚会，有几个是朋友搭朋友的，我与他们彼此不认识。座上有人问我，老师今年几岁啦，我随口道：“我属羊，今年应该是……几岁？”看我一时含糊，一位朋友猜了：“你属羊，应该是46岁，跟我同岁。”当我说是55年出生的，知道猜小了一只羊。“啊，看不出，真的看不出……”我忙站起来说：“你们客气，有意把我猜年轻了，开心，我敬你们一杯。”一桌人开怀大笑。

子来要钱，才匆匆离去。我还好几次在市场里碰到我们小学的班主任，他是一个中年的瘦高个子，知识渊博。一个同学拿父亲名字里的夔，遍问全校老师，只有他答对了，佩服得很。他住在市中心老城隍庙，每天坐公共汽车到我们小学来教书，也喜欢逛街，可能是买素菜鸡蛋吧？可是他在我的年终成绩单上说我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就是太喜欢到市场上闲逛云云，好在父母没有太在意。

五角场的地界上世纪初还是农村模样，有个美妙的名字叫做浣纱乡，不知道和洗衣美人西施有没有关系。它的城镇化离不开北伐战争后的新上海计划。据说当时国民政府有意重建上海市政府，碍于英法美日的租界已经占据浦西主要地块，如果局促于南市一域则难以发展，决定另辟蹊径，在五角场建设新上海市政府，一·二八事变曾经一度打断，到1937年“8·13”淞沪会战时为止还是造起了市政府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场、体育馆和一些高档住宅。有名的还有后来五角场街道办事处，那是一幢由几个白色立方体构成的现代化三层小楼。和并排同是独门独院的白墙红瓦截然不同。这里原是旅法抽象派画家赵无极的父亲、银行家赵汉生的家。这批建筑以市政府为中心左右对称，中西合璧，蔚为大观。我的母校同济中学就是原来的市立图书馆，黄瓦白墙，两扇大拱门，十分气派。和市政府的绿瓦，博物馆的红瓦相映成趣，鼎足而三。虽然年久失修，但是扶梯的栏杆，高大的屋顶，图案雕塑，依然引人注目。阅览室舒适宽敞，藏书室铁架到顶。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杨浦区图书馆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

五角场先后吸引了复旦、同济、体院、二医大等高等院校在此落户，大大提高了五角场的文化层次。饭店食堂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，叽叽喳喳，好生热闹，路上碰到几个骑车的专家教授也不奇怪。大家出门都骑车或坐公共汽车，书店里挤满了老老小小的读者，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五角场。几十年来我又回去过几次，楼变高了，路变宽了，可是我反而不习惯了。怪谁呢？哎，人老了，就喜欢大惊小怪的，是吧？

还有一次，在机关食堂吃饭，一位搭伙就餐的小青年诚然给了我一个惊喜。他餐后出于礼貌对我说：“阿哥你慢慢吃。”我顿时惊讶地回问：“你叫我阿哥？最起码是你爷叔了，我儿子也比你大了，应该要叫我老伯伯了”。小青年这才知道看错人、叫小称呼了，很尴尬地连呼“看不出、看不出”，便走出了餐厅。但他不知道，这一句“看不出”的话，着实让我开心了好几天。回去后，我还把这个笑话讲给了老婆听，她也笑了。但我知道，以后小青年再说我年轻“看不出老”的机会肯定不多了。今年年头，大家庭姊妹几个碰头，姐夫一见我就说：“兄弟，你额角上的皱纹比阿哥还多了，老了……”我笑答：“皱纹跟年老没关系，阿哥、阿姐不老，我哪敢老？”逗得满堂大笑。

其实，人活的不是一个岁数，而是一份心态。忘记年龄吧，笑对老去，把岁月的数字变成人生的故事，活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。一岁一欢喜，岁岁皆如意。人生永远从今天开始，生命里最年轻的，永远是今天！